

史記



李紀

存文本

存武

年表

四

7201
1270
Vol. 4

史記卷第九

楚 鍾惺 批評

呂后本紀第九

本紀在高帝紀後
危諸呂之奪漢也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
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
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
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



米田

新書

呂后

編謂大不

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元帝以仁弱亡漢高祖廢立不為無意後得毋廢者見太子能得四皓釋其仁弱之疑也使真為戚姬故廢太子留侯其若之何惜呂呂后為后老無不用殺鉤弋夫人法處之耳

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

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兄呂驪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

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

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

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

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王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

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

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

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

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周昌嘗不阿高帝意立趙王所以此時不阿呂

呂后紀

后意殺趙王高帝託趙王於呂后大怒迺使人

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

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

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

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犁明孝惠還

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

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

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

太后後後
可直以為惡却
又甚於怨事此
豈能如此

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也

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

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

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

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

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

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

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妙泛孝惠卮

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

呂后紀

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
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
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
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北齊終是婦人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
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
年六年成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
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
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

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

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

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官居中用

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

如辟疆計太后說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

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

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

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

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後

呂后紀

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逮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而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呂氏之禍漢在將兵居南且軍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呂氏之禍漢在將兵居南且軍居申用事而不在為王既不能禁其將兵居中故為王一事平勃不甚與爭其深謀秘計所以備呂氏者陳丞相想已密令絳侯知之不然絳侯木彊豈能作此委曲事耶所謂全社稷定劉

氏之後君不如臣蓋留中有成算而後為此言也然王陵一段正論亦不可少王陵無

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

史記 卷九 呂后紀

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

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靡延為梧侯乃

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壘為淮陽王

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

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

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存

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

山王蒙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

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二

年無事四年封呂嬃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

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互

人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

美人子名之殺其姊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

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

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

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

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

轉得姓

呂○獄 曰 先○兩○呂○之 外 費 心 矣

自○是○封○呂○之○祿○以○呂○

侯

○下○字○不○切○不○中○呂○

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巳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帝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蒙以弟壺關侯武

○據○應○日○后○本○紀○四○字○

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郵不見令衛閹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旣妬兮誣我以

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

國自决中壘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

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吕氏絕理兮託

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

次巳丑日食晝昫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吕王產徙

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

太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濟川太后女弟吕

嬖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

諸吕悉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

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吕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擅權微

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

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

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弃宗廟禮

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

為魯元王趙李同死事封其父為李侯是父承

元王是大從妻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

○上思○得○好○

大牙堂

吕后紀

大牙堂

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
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
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
人于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
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
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
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
殊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

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
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
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
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
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
王者天下其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
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

為人所制

呂后詔署後事如此雖百郎寄何為
哉及寄給呂祿歸將印呂復開之大

怒曰若為將而奔軍呂氏無處矣與呂后意止
合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諸呂

中有一人如嬰者漢危矣哉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

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

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

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

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

得力在此

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

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

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

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

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

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

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長立臣爲齊王

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

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

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

呂氏之敗敗於
灌嬰牽制此安
劉先着文帝即
位先賞其功而
後及守勃等得
之

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乃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
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
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
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
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
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
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

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
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
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
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
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
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
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
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

史記
呂后紀

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弃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

此○一○節○庸人○不信

亦○之○一○葉○解○

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兄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趨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兒不欺已。遂解印屬

此○在○一○字○解○月○武○作○酈兒

看漢詠諸呂方
更節次及成敗
未分之際諸將
相耳目交關控
授應接秘而警
擬而受虛名幸
可請事以微

別失之矣
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
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
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
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
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
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
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
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
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
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餽
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
關。遂產殺之。郎中府史厠中，朱虛侯已殺產。帝
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
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
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
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
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

史記
呂后紀

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
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
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
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榮
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
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
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

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
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
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
惡人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
爲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
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
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
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巳
酉至長安舍代駟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

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搃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

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搃兵而
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
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
崩，謚爲孝文皇帝。好結局 好過文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
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
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
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太尉周勃等使人

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
入去衣冠冠綬綬不出急取天可曼然賊
大軍濟陸領不出急取天可曼然賊
女苦昏引財婦婦息年無為婦妻帝無高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祖之孫秦吳皆
崩繼繼孝文皇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
常山王又少帝欲起外王立為天子二十三
去外王數人而難迎齊休匠令濟精滅業
外王既歸太史公曰秦備備者十人皆其
也

史記卷第十

楚 鍾惺 批評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
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
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
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
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
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

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嘒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

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
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
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
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
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
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
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
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
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
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
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
燕王辛亥皇帝卽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
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
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

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
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
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
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
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
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
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
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

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
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
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
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
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
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
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
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
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

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

書除收祭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

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帝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稟天下人民未有嗾志今從不能博

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

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帝

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

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

千古盛德事

大江

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
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
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
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 六

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下，填撫

諸侯四夷，皆洽驩自前代人情，故有平功諸人之便，有節次，有作用。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

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秋，封故常山

遺列侯之國故
自有深意而此
題其立立言有
社一筆形迹不
露

丞相蔡兼爲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
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
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
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
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
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

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
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
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
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絲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第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疆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

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至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
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
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賴
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六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
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
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

令不得居其故陵轍邊吏入盜甚赦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賴陰
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
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
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
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
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
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

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

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巖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駟道不純。而愚

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剽郡塞。殺其地都尉。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

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涓
非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
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
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文帝是大有作人謙遜
愛養至欲自將擊匈奴羣
臣諫不聽何其勇也予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
帝武帝挾一已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安天下
故卒歸于無事大小公私不同於是東陽侯張敖如爲大將
軍成侯赤爲內史藥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
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
四年于今歷日懸長以不敏不學而久撫臨天

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墀場珪幣簪先王遠
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
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
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
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
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
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
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

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土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蓋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論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

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
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
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
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
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循之大道結兄
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
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
以中大夫令兔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

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
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
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
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
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
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宮室弛園狗馬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絺衣

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人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

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勸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而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

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

文帝遺詔薄葬，其旨本出老莊，而以一虛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起人疑怪。

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是一楊王孫矣。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

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

軍，屬國悍為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

郭窆，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

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

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鬪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

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瀛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
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
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諸著之
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
讓木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末語武帝于何處
安身嗚呼二字感

深矣

史記卷第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孝景本紀第十二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傳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殿祠爲縣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維陽東宮大殿城室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卯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

兵西鄉天子爲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敖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子勝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戈陽爲陽陵復置津關用

傳出入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蟠爲隆慮侯徙廣川王爲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嘉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郿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

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盛、來、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卽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

寄爲膠東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歿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醜秋赦徒作陽陵者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

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纓布止馬春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

列侯遣之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山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八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遊入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
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
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
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
豈不以謀哉

史記卷第十一

史記卷第十二

孝武帝本紀第十二

闕

史記卷第十三

三代世表一

史記卷第十三

三代世表一

楚 鍾惺 批評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
 不可得而譜則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
 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
 疑蓋其慎也余讀課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
 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

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五帝繫譜
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世第十三

史記卷第十四

楚 鍾惺 批評

十二諸侯年表二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
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靡靡作仁義陵遲鹿
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
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其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

史記卷之十
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
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
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
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
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泆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

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
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其論

四○字○說○透○千○古○訓○誥○之○西

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
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孝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捨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
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
之徒各徃徃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史記卷第十四

史記卷第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六國表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

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非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許，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齊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取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

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記卷第十五

史記卷第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秦楚之際月表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管虞夏之典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

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旣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
城銷鋒鏑鉏豪桀雜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
於閭巷合從誅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是以
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
不似後人一味屈筆耳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

然封伯禽康叔於齊衛地各四百里視魏之養

衰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勛勞也武王

成康所封數百而封姓百十五疆土不過百里

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紂叔齊微或過

州屬商之後更宰制侯伯諸國視天子

而會孟津八百諸侯。前以為未可，其後乃於武
泰起，襄公章於文，終獻孝之後，稍以養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各
城，銷鋒鏑，銷鉏耒，紮萬世之安。然王斷之興，是
於間不以對人，一和派準，代鄉秦之禁，適是以
賢繼基，於本博文章，不無非難。然亦豈齊若
遺，曠天非非，大聖博識，當此愛命，而帝澤永

史記卷第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
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
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
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
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
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

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

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非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

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犬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臧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史記卷第十八

楚 鍾惺 批評

高祖功臣年表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微，附其根本而枝葉

史記卷第十七

史記卷第十八
高祖功臣年表六
楚 鍾惺 批評
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
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指
榦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
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疆本
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
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
通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

史記卷第十八

高祖功臣年表六

楚 鍾惺 批評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
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
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秦山如厲國以
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
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
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

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周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觀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
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史記卷

九

史記卷第二十

楚 鍾惺 批評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八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闔越擅伐東
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際以此知功臣受
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
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
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
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

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
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
卒以次封矣

岑無貶詞而深有感概

史記卷第二十一

史記卷第二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第邑者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史記諸表一圖譜也而文章開架一經一

緯一縱一橫亦自可得之是無言之文也

序最古感慨往往在微言之內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史記卷第二十三

禮書第一 闕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史記卷第二十四

樂書二

楚 鍾惺 批評

樂書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聖其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入道。

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節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嗷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

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身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紉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

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其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

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躡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威靈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然，不說。丞相公

孫弘曰：黷誹謗聖制當族。

禮樂律曆四書，大抵皆有其目而無其文。太史公所未及着手者也。所稱太史公曰：云云，多褚先生輩以意假託，膚窘牽率，試取後四書讀之，真偽自見。禮取荀論樂取樂記，尤屬無謂，斷宜去之。律書稍成說而亦未暢。

史記卷第二十四

史記卷第二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律書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言臬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紓夏亂通典通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燵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就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危、危也、言陽氣之危、危、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

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寃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者，萬物始生，蟄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

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山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劓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

之蟻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
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
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
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
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
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
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
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

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
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
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
孤，孤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
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
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
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
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
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

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
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
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
死也故曰濁北至于雷雷者言陽氣之稽雷也
故曰雷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
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
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偶也闔者藏也言陽
氣遊于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月為庚辛庚者言
陰氣方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

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
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
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
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
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史記

卷二十五 律書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

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

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
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
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
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
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
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
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
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
同形而同類類而可辨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
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
然聖人因神而存之幽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
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就能存天地之神而
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

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禘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卷第二十五

史記卷第二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歷書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澤，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紉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

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皇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於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

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禴禘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

極煩，又升至尊之口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

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閭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歿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

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巳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且冬至

廣雅釋詁卷之六

日當冬至則創製齋會

自是以餘餘五林華蘇

燕宮林輪燕燕姘太燕燕商商

也餘餘日余率燕水燕之類今

